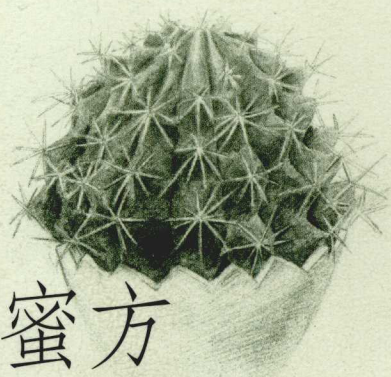


知性女人



铿锵知性

男人矫情起来，
也并不是得比女性少些肉麻。
但是女性显然有更为放纵自己的趋向，
因为这些精神叨叨的做派，
看起来让自己深邃而与众不同。



毒家蜜方

Truth from the Sharp-tongued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知性女人

Truth from the Sharp-tongued

毒家蜜方

方希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毒家蜜方 / 方希著. -- 广州: 新世纪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405-4624-3

I. ①毒… II. ①方…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7609号

出版人: 孙泽军

策划: 洁尘 蔡静

责任编辑: 宁伟

装帧设计: 林可秋

特约编辑: 蔡静

技术编辑: 刘连英

Copyright © 2011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Guangzhou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权利保留

图片支持:  www.foloe.com

知性女人系列

毒家蜜方

方希著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作: ◆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6印张

字数: 100千字

版次: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05-4624-3

定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致电020-38865309联系调换。

把话掰开了说

Speak Clearly

穆 涛

看古人打仗我偏袒出奇兵的那种。一股顽兵趁月色走山路，迂回到对手的某处要紧穴位，单刀直入，四两拨千斤。壮汉的胜利是把人打趴下，智者的胜利胜在让人找不着北。出奇兵不是偷袭，也不是“敌疲我扰，敌进我退”那一套。奇兵，不是兵奇，是思路奇。能出奇兵，有两个前提，要找准那个穴位，先要对全局了然于心；再是派出去的士兵要靠得住，四两不是真的四两重，要有拨千斤的基本功。“树上开花”是《孙子兵法》第二十九式，文辞是：“借局布势，力小势大。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也。”打仗是动粗，动粗能动出花来，真是一种上乘境界，输的人也会心服口服。

方希写文章善出奇兵，单刀直入，却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把话掰开了说，话茬子也给力，且是往点子上说。话说不到点子上，不如不说。方希脑子里似乎装备着制导系统，精确打击，定点清除。这本书叫《毒家蜜方》，书名像大话，毒也不毒，作者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丸子心。其中一些观点甚至有老道德之嫌，比如《母亲的特权》，再比如写胡兰成那篇，读着读着就想起我小时候，邻居大婶数落她家窝囊男人时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你怎么就不争个气。毒可视为独，是独立见解，独到见解，也是深入见解。蜜更不蜜，哪个蜂窝里也没有这种蜜，话头都是苦的，皆可入药，但可贵的是味苦格高。念这个书名倒有点像上世纪初的海归人士给自己起的稍显生硬的洋名字，本家姓方，讳名毒家蜜，依洋名顺序，为毒家蜜方。

方希的文章特立独行，也蹈大方。特立独行易做到，蹈大方也易做到，但此鱼和此熊掌兼得就不太容易了。今天的散文局面同我们国家这一阶段的形势一样，繁荣也虚荣，亮点多，暗淡点也不少。突出的一个暗淡点是俗不可耐，俗就是众多东西彼此不但不区别，还跟风。有人写一个人的村庄，接下来就有一堆人写一个人的街道，一个人的城市，一个人的大海，一个人的

山谷。有人写明朝那些事儿，很快清朝那些事儿，元朝那些事儿，唐朝那些事儿就应运而生了。更突出的一个暗淡点是雅不可耐。端起架子读书，放下架子钓鱼，登山，养花养狗，吃茶吐禅，散文作者成了学识、修养、品位的爱好者。还有一个学名，叫陶冶情操。用一种文体修心养性，中国作家真是够讲究的。再捎带着说说“雅”这个字，雅不是干面子活的意思。《诗经》里的“小雅”部分，多数都是写普通人的实际遭遇，“鹤鸣于垤，妇叹于室。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典，雅从“牙”从“佳”，是咬文嚼字，代指标准。“雅言”，是古代官方的推广语言，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雅乐”，是周朝时候的宫廷音乐，用于祭天祭地或有重大国事的时候，帝王娱乐的时候不能用，可惜雅乐已失传了。“尔”即迩，“尔雅”的释义是“走近标准”。云里雾里那一套不是雅，不食人间烟火更不是雅。

蹈大方是有原则，张弛有度。说一个人磊落大方并不是说他铺张浪费，吆天喝地。生活里这么排场着做人，招人不得见。这么样写文章，叫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早过时了。蹈大方的文章是清醒并有主见，这是方希文章的基本特色。主见指思想的深度，思想的深度不是思考的模样多么的深沉，多么宏大叙事。深度是指成熟度，是思想的结果。一个农民走进自己的棒子地，看着一穗一穗的家伙，他要盘算，再过多长时间才能熟。一个作家也要判断自己的“主见”有几成熟，这就叫清醒。文章里的思想，也不是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像舍利子，是和尚从小到老一天天磨砺出来的。

方希的语言质地好。方希有一女友叫周晓枫，同样是文章语言质地好。但一个这样好，一个那样好，彼此好的区别又挺明显。我是通过周晓枫见识方希的，之后对她们两位就开始了语言崇拜。不崇拜也不行，说话也说不过她们。文章的语言不是工具，不是形式，也不是西方作家谁谁谁说的“到语言为止”。文章的语言是衣服的料子，是家具的木材。料子和木材质地好，随手做成什么样子，都不一般。

方希的文章也心明眼亮。如今写作的大环境比较宽松了，可以反对那些允许反对的东西，也允许在不允许的边沿上说些风凉话。比如腐败，再比如僵化，僵化是底线，是红灯。不少人热心或热衷于此道。方希别开局面，把政治根本不放在眼里，她或许觉着这些东西都是一时的，过眼即成烟云。因此收入她眼底的尽是中国人过日子里很本质的一些东西。她是一流高手，在不太宽的场地上，差不多相当于室内足球场吧，但把球踢得那么开阔。学习方希好榜样！

把话掰开了说

·旁观·闷骚的达人

- 金先生的贴心话 8
- 谋杀的注脚 12
- 腼腆 14
- 乳话 17
- 闷骚的达人 24
- 胡兰成的开裆裤 27
- 同一个白流苏，不同的梦想 29
- 那些写日记的人们 32
- 小可爱 34
- 测试癖 38
- 样板 40
- 外围的崩塌 43
- 迟钝的变体 45
- 回忆是靠不住的 47

·哼唱·你寂寞吗

- 化妆 52
- 怕老 54
- 母亲的特权 56
- 靠谱 61
- 当感动成为主流 63
- 憋住 66
- 你寂寞吗 68
- 鼓掌 73
- 情感问答 75
- 相骂 78
- 俗气论 81
- 雅恙 83
- 嫉妒三型 85
- 厕所里的情话 89

·错爱·妇女之友

- 我是你的人 94
- 示弱主义 97
- 错爱 100
- 冒犯知识的胆量 102
- 嫁人论 104
- 情深不寿 107
- 礼物 109
- 考验 113
- 失恋 115
- 追求中的角色分配 122
- 吹牛 124
- 烟中男女 126
- 怨妇的三种境界 129
- 妇女之友 131
- 求人不如求己 134
- 崇拜男性 136
- 大人物的陷阱 139

·暗涌·一条路走到白

- 相似 144
- 赞美 146
- 小聪明强迫症 151
- 此岸的故乡 155
- 身处吴哥的三重想象 163
- 小城养食 165
- 一条路走到白 167
- 长亭外 171
- 火车 173
- 谁都有一个梦想 177
- 无处不在的滋养 179



·旁观·

闷骚的达人

Watch It Aside:
The Talent of Man
Show

金先生的贴心话

Mr.King's Considerate Words

有些书，看完之后很有发言欲，有些书让人沉默。有些书适合睡前看，也许会跟着做一两个春梦，有些书看着看着就非常焦虑，像是咽了一口烧刀子，燥得满室乱走。最后一种情况，我在看赵汀阳和米兰·昆德拉时都发生过。

大学三年级的冬天，和男朋友去看图书馆放的收费录像，看完之后，我几乎一个礼拜没醒过神来，看什么都是阴冷而危险的，神游物外但又神经紧绷。从此对所有的恐怖电影和小说敬而远之。电影的名字叫《闪灵》，那会儿我并不知道是金先生的小说改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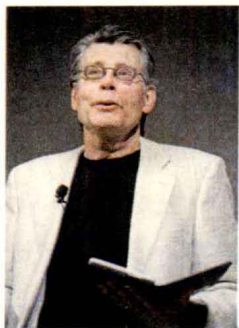
这两天看了金先生的《写作这回事》。作家写的这类书都不应该放过，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也许被老天握住他的手，但是写这种书，他只能握住他的心。这类书都相当真诚，说着自己掏心窝的话。如果你正好和他考虑着相似的问题，他给的无非是一个朴素的解答。

金先生的经历没什么出奇，完全能想象，和所有励志故事里说的一样，他有过落魄的时光。结婚早，孩子来得也早。教师职业的收入很低，他还需要去洗衣房洗桌布和医院送来的床单。金先生把它们往洗衣机里放的时候，上面的蛆仿佛知道自己末日到来，顺着他的胳膊往上爬。

《魔女嘉丽》给他先带来了2500美金的精装版预付金。有一天，双日出版社的编辑给他打电话。

“你坐稳了吗？”比尔问。

“没，”金先生家电话挂在厨房墙上，他只能站着接。



金说：“我相信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副词铺就的。”

“《魔女嘉丽》的简装本版权卖给了 Signet 出版社，价格是40万美元。”

金先生家的房子是以每个月90美元租来的，但是这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告诉他，他中了大奖。“我脚下一软，准确地说并不是跌倒在地，只是在过道里原地滑下去。”金先生自己说。

金先生又患上了和其他作家或者流行歌手常有的酗酒，在堕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虽然其间他还在继续写小说，也能大卖，但是已经感受不到写作的乐趣。在妻子的帮助下他终于戒酒。

他反省道：“这种认为创作活动跟精神药物和酒精必然混在一起的观念，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俗知识分子圈里最大的怪谈之一。”换句话说，瘾君子就是瘾君子，什么内心过分敏感，什么抵抗不住的孤独，什么灵感的来源，什么让恶魔安静下来的方法，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伎俩而已。

这么说好像让这本书成了一部超级苦情的励志戏，但事实远非如此，金先生对自己的描述充满了让人哈哈大笑的桥段，或者说，这本书并没有比较“谁敢比我惨”的雄心，不过是另一个自己在看着时间流里的金先生，满嘴嘲讽，又充满温情。

好吧，我好像只有做剧透的时候才有激情，说说两点“严肃的事”，这本来也是

金先生去写这本书的原意。

“我相信通往地狱的路是由副词铺就的。”太棒了！我也相信。遗憾的是在通向地狱的路上，我曾经走得很远。

拿起一本书，观察其页面构成——行距、页眉页脚和留白，“你不需阅读就能发掘你选的这本书是难是易”。太对了。不仅如此，所有的书你根本不用阅读一个字，只是翻翻，看那些字句的形状，就能知道这是不是一本对你胃口的书。

“我坚持认为段落而非句子，是写作的基本单位。”这是他上面那段话真正的意思。确实如此，段落表述流动的思想，句子不过是砌墙的砖，它们甚至都没有资格当上水滴。

“非正式的随笔大半写的都是些滑稽琐事；除非你在当地报上开专栏，否则写这等琐屑零碎的本事在这个布满商场加油站的现实世界中根本派不上用场。”这类话在不同的场合中被不同人重复，但是我还在干着开专栏这样派不上用场的蠢事。片段型的写作对人损害的不仅是更大驾驭技术的丢失，还包括对偏见的激发。你的文章通常只是片段，你还来不及把你认为的真相说出来，它就已经结束了。

说点温情的吧，要记住的太多。

金在倒霉的时候住在小镇荷尔门。很多年以后当《花花公子》采访他的时候，他称荷尔门是“世界的屁眼”。荷尔门的居民很愤怒。金说：“在此我道个歉。其实荷尔门最多也就是世界的腋窝。”

1974年，金的母亲病重。他和哥哥坐在母亲身边，轮流给她举着香烟让她抽。她拼命喘一阵，再抽一口烟。她的床边放着《魔女嘉丽》的校样。

她反复看着两个孩子，“我的儿，”她说。陷入昏迷，然后去世。

根据金的小说改编成
的电影《闪灵》剧照



谋杀的注脚

The Footnote of the Murder

看侦探小说最需要控制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翻到最后的冲动。我只有一次没有控制住，那就是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看到二分之一，实在忍不住看了最后一页，极其仓促，其心理跟作弊相仿。虽然之后也并没有太减少阅读的乐趣，但是对于一个侦探小说读者来说，这确实是道德底线的失守。当然，最没有道德的事是在别人看书的时候，冷冷地说出凶手的名字，这一举动几乎可以导致最温和的人使用暴力。

除了阿加莎构建的美妙迷宫之外，我觉得她的部分魅力也来自于重现了那个时代的英国，缓慢，矜持，那里面的人似乎都带着手杖，那并不是一个装饰，而是象征着一种对外部世界规则的探知和尊重。我着迷于阿加莎小说的同时，也琢磨一个问题，这些构置精密的谋杀案，到底是来自她的想象，还是来自当时的新闻。为我解开这个谜的是和她几乎同一个时代的英国人，奥威尔。

奥威尔比阿加莎小13岁，但是却比她早死了26年。他对英国式谋杀案有一些精妙的总结，虽然他所探讨的对象是英国真实发生的谋杀案，而不是阿加莎的小说，但是他的分析几乎可以作为阿加莎小说的某种注脚。

一起让人回味的英国式的谋杀案至少应该包含如下特征：精心设计，这需要高智力的支持；冷静执行，决定谋杀之后主人公需要细致地计算和精确地履行；强烈的情感，往往出于对某人难以掩饰又必须掩饰的情感，可能出轨的对象是自己的女秘书或者对手的老婆；对于失去社会地位的恐慌，在谋杀者看来，杀人的

罪过要小于通奸，因为通奸是不体面的，是一桩丑闻，他会被他所属的阶级抛弃。

阿加莎小说里的杀人动机自然要比奥威尔列举的丰富，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使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的谋杀，都带有谨小慎微和精心谋划的特点，大家遵守静默的规则，努力规避触碰社会规范。谋杀者通常穷尽了谋杀之外的解决办法，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是为了维护现有的秩序。谋杀者甚至具有更强烈的道德感，他们最后甚至并不恐惧死亡，而恐惧事业被中断，以及自己被中上层阶级抛弃的一刻。

“有了这种背景”，奥威尔分析道，“这桩罪行就可以有戏剧的，甚至悲剧的性质，使它令人难忘，并且使人对被害者和凶手都感到同情”。他甚至断言，英国发生谋杀案的伟大时期，也就是说英国的伊丽莎白时期，大约是在1850年和1925年期间。而伟大的侦探顾问福尔摩斯先生辉煌的探案历程，也在那个时期。



阿加莎小说的部分魅力也来自于重现了那个时代的英国，缓慢，矜持……

奥威尔对谋杀案的兴趣和表述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刺眼，仿佛他带着审美的眼光去看这些谋杀案似的，如果回到他写这篇文章的1946年，大概也能理解这种奇怪的怀旧气息。一切都在被破坏，人们变得更加残忍而缺乏道德约束。他列举了当时在英国著名的“下巴颏儿谋杀案”，认为这起浅薄但是祸害极大的谋杀案“没有感情的深度”。

“下巴颏儿谋杀案”确实不具备传统英国

式谋杀案的所有特性，杀人凶手一个是美国逃兵，一个是受到美国文化影响的年轻女招待。他们先是互相吹牛，为了显示自己有多狠，美国人用偷来的汽车在路上随便撞死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姑娘，又随便地杀害了另一个想要搭车的姑娘和一个出租车司机。在法庭上，两个被告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他们互相揭发，以减少自己身上的罪责。这种无计划、麻木不仁而又非常残忍的事件，甚至都配不上谋杀这样的词，这里面没有“谋”的成分，两个人浅薄、荒唐，完全丧失了人性，他们并不维护任何原则，甚至没有任何说得出口的目的。

奥威尔暧昧地指出，受到美国文化深刻影响的所谓谋杀，不可能像英国式谋杀一样被人长久流传。这种奇异的比较，在那个特定的时间，似乎也为正在上位的粗俗的美国文化做了一个微妙的注脚。

腼腆

The Shyness

人和笔下的文字风格上总有些差异，比如文风比较彪悍的，人人皆感其锋芒，未见之前已经想象了现实中的人，但是真到见面，倒可能看到一个见人就拱手的温和大叔，或者沉默而腼腆的青年，不发怒，不发癫，不发情。反倒是动不动就往“情怀”“大山”“星空”之类词儿上窜的那些抒情体作家，可常闻山呼海啸，时见怒发冲冠，指责这个，贬斥那个，反正这个世界就不配他活着，但他也确实没有就死的计划。原先以为这可能是个偶然，遇的次数多了，便像有点规律的意思了。当然，文如其人的也是有

的，不过人数稀少，还真像是例外。

有的人解释说，这似乎出于某种补偿的心理，人本性羞涩的，文字的犀利就会补偿腼腆给人带来的沮丧。或者相反，文思上尖锐的，做人就会收敛低调。我老感觉这些分析都是荒腔走板的山寨普通心理学散布的流弊，可能也带有一点算命半仙儿的流风余韵。不能作数。

人的腼腆如果和其名声成反比的话，确实是很动人的，观者从带着点儿提防，到顿感放松，继而亲近感油然而生。很多文风犀利的人，在下面却很会打圆场，既不愿意自己与人结怨，也不愿意看到他人咄咄逼人。你很难说哪一面是人的真实，因为除了少数职业表演者之外，每一面都很真实。

随便翻一下文学野史，就知道腼腆的作家比比皆是。比如司汤达，虽然他脑子很灵光，能想出妙语，本可以在贵妇人的沙龙上显摆一番，但他实在太害羞了，根本说不出口。他对自己很生气，特地去上了演员学校希望能有所改观。巴尔扎克也不例外，和他同时代的乔治·桑评价他，笃实得近乎羞怯。他年过30已经成名，那会儿的他“天真稚气，招人喜爱”，他带着诸多矛盾过活，色彩浓烈得像一幅西班牙街景画，显然，他对自己的羞怯并不满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名很早，他的第一篇小说就获得了文学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也因此他快步进入了上流社会的圈子。格罗夫耶娃夫人描述她眼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个特别羞怯和敏感的年轻人。他长得很瘦小，一头金发，脸色有点病态，小小的灰眼珠不安地从这里转到那里，苍白的嘴唇不停地抽搐。在场的每个客人他几乎都认识，但他却怯生生地不跟任何人交谈。”

不过这3个人倒是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其貌不扬。司汤达“身材矮胖，两腿短而粗，嘴唇不厚，鼻子却过于肥大”。相比

之下，巴尔扎克的长相应该更差些：“矮个子，脖子像公牛一样粗而白，但脸是红的。笔挺的鼻子上有两个大大的鼻孔，一头浓密的黑头发就像狮子的鬃毛”。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不用说了，他的形象倒是很符合对一个神经质的小镇青年的猜想。大概他们的羞涩来自于对样貌或者样貌加出身的自卑，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一个干咨询的朋友对我的问题给了一个很好的解释。美国人开发出一个PDP测试，也叫行为风格测试，是全球普遍运用的人力资源诊断系统，很多公司通常用它来检测组织管理者的性格特质和行为风格。这个测试将人的性格分为五类，有支配倾向的老虎、热衷鼓吹和表现的孔雀、高度精确的猫头鹰、耐心稳妥的考拉，以及应变能力极强的变色龙。很多有杰出才能的艺人、作家，常常被误认为是喜欢显摆的孔雀，其实本质上他们更倾向于精确的猫头鹰，他们精研专业，条理分明，但是与陌生人相处，却并不开放，甚至胆怯和不耐烦。

侯宝林在台上说相声，回家却寡言，凛然让人畏惧。迈克尔·杰克逊的羞涩也是出了名的，他害怕跟人打交道。作家们亦当如此吧。

钟会写了《四本论》，想请嵇康提点意见，到了嵇康家门口，徘徊再三却不敢进去，隔着墙扔进去，自己一溜儿烟跑了。钟会一辈子干了不少坏事，害了不少人。但就这件事来说，他的腼腆却让人觉得那么可亲，可悯。



漫画家笔下的巴尔扎克。年过30已成名的他对自己的羞怯很不满意。